

# 听证反对者遭报复，根在听证会太疲软

□ 赵勇

前不久，河北栾城县4名业主参加了规划局组织的小区内小学、幼儿园设计方案听证会，在代表100多位业主提出反对意见之后，各家都出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张志强家、黄瑞山家无端停电；孔会淑家停水停电；更严重的是贡子明家，不仅被停水停电，而且汽车和家里的玻璃都被人砸了。他们认为，这些是小区开发商河北卓达太阳城房地产公司及其所属的物业公司所为，目的是对他们在听证会上提反对意见进行打击报复。

整个纠纷中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业主们普遍不同意在现有的绿地上增建小学和幼儿园，而开发商却想把这块空地利用起来。于是，就有了规划局组织的设计方案听证会，也就有了100多位业主的联名反对。接下来，也就有了带头反对的业主遭遇一系列的骚扰乃至恐吓。

骚扰和恐吓业主的，究竟是不是开发商和下属的物业公司，有待警方调查。其实更值得追问的，是业主们的利益相对方，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见不得光而且明显带有暴力色彩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不是有听证会吗？不是有公开的争议解决渠道吗？为什么要“下黑手”？

按理说，对规划方案有争议，通过听证会来解决是最公开最透明的方式。事实上，反对建幼儿园和小学的业主们，也的确把听证会看成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很认真，不仅选出了代表，而且征集了100多位业主按有手印的签名。然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听证会上的唇枪舌剑，反而是黑暗中的停水停电和砸窗砸车。很明显，业主们的利益相对方，并没有把听证会当回事，他们没有通过听

证会进行辩论和协商的耐心。他们觉得，听证会是可以通过诸如“让反对者不敢吭声”之类的手段来操控的。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恐怕还得从听证会自身来找——听证制度的初衷，是让争议双方有一个公开协商的平台，通过政府部门主持的听证，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在实践中，听证会却逐渐异化成了“谁有能耐谁就能把听证会变成遮羞布”。看看以往的新闻报道，那些最终变成“听涨会”的听证会，有几个是利益双方公平协商的结果？有几个不是强势一方通过控制听证会资料和听证代表等方式暗中搞定的？

长此以往，听证制度本身的公信力和约束性越来越弱，强势的利益一方不把听证会当回事成了常态，他们更热衷于通过种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搞定反对者，他们只把听证会当成一个程序上的幌子——反正听证会已经没有多少公信力可言，何必还费那个事呢？而这样的强势者，往往就是普通百姓利益相对面——在涨价听证中，他们是水电气公司；在环评听证中，他们是能为地方带来政绩的大型石化企业；在规划听证中，他们是手握重金的开发商。他们习惯了听证会参与者“不吭声”和“多数赞成”，一旦遇到有分量的反对，就容易狗急跳墙，“下黑手”。

听证会上的反对者，感到无力甚至遭遇报复，是因为那些强势者已不再把听证制度当回事，也是源于听证会制度自身的信誉尴尬。如何让反对者有力，如何让反对者免于恐惧，听证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是根本之道。只有听证会自身硬起来，争议才能在这个公开的平台上解决，而不是总被暗箱操作。

## 有效追责也能培育理性网民

□ 傅达林

日前，利用互联网散布、传播京温商城“女青年离奇死亡”谣言的彭某等13名嫌疑人，分别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经检察机关批准被逮捕。刑事追责程序的依法推进，再度让网络谣言治理进入公众视野。

造谣易惑众，带来安全秩序的破坏，引发公众对公权力机关的不满，这种危害性构成了行为人受追究的法理基础。本案中，警方查明袁某系自主高坠死亡，并向死者家属提供了相关视频资料。如果对调查结果存在疑问，可通过正常途径提出质疑，就不合逻辑之处要求警方说明。遗憾的是，行为人并未选择理性的渠道去寻求案件的事实，而是通过互联网编造“女青年离奇死亡”“被保安先奸后杀”等谣言，在网络上煽动帮助死者亲友“讨说法”，据说这样做的目的竟然是因为不满京温商城的善后处理。

网络为公众获知真相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虚假信息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对网络谣言的科学治理，并不能像倒洗澡水那样连孩子一起倒掉，而是在建立起有节制的网络规则后，通过表达权利的保障和法律责任的追究，对网络发言展开双向治理。前者需要防范公权的压制

导致网络出现“言塞湖”，后者则必须对故意造谣行为进行精确化打击。这种打击不仅宣示了网络法治的存在，也是重构网民公共理性和责任意识的正途。

分析近年来的网络谣言事件，或是一些人企图利用网络舆情的影响力，达到自己的私利目的；或是因为盲目跟风，选择对负面信息的无理由信任。无论造谣、传谣的动机如何，网络谣言疯长的背后，都折射出网民理性的缺失。以往，执法部门对造谣者的个案式追究，更看重的是对其他网民的震慑作用，忽略了执法本身对网民理性的培育功能。其实，提高网民理性、杜绝网络谣言不能单靠公民自身的德行完善，也需要求助于“执法的使命”：对造谣者的责任追究，乃是一种权威的否定性评价，久而久之便能够在网民内心形成一种规则意识，一种秩序情怀，一种公共理念。

从根本上实现互联网的法治生态，执法者既不能矫枉过正，也无需妄自菲薄。通过依法问责，让每一个网民在充分享受权利的同时，不断强化自身的公民义务感，在执法的牵引下将网络言行纳入理性而富有建设性的良性轨道。这种网民公共性的拓展，不仅压缩谣言制造和传播的空间，也会带来一个有序、健康和生机勃勃的网络新世界。

## 保护生物多样性，请先管住虚荣心

□ 庞书纬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的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然而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全球每年有近2.7万个野生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灭绝3种。即使是“幸存”的物种，其生存境遇也大多不容乐观。

野生动植物锐减除自然因素外，人类的滥捕滥杀、滥砍滥伐恐怕是重要原因。难道人们真不知道，鱼翅的营养价值甚至比不上普通鱼肉？人防寒服的御寒功能可能并不逊于珍稀皮草？所谓珍贵野生药材的药理成分大多也可以人工合成？

非也，对相当一部分野生动植物制品的使用者而言，虚荣心或曰“面子”，才是他们考虑

的重点。至于保护生态、爱护家园的社会责任，那是国家和政府的事，与我何干？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能否用得起野生动植物制品，常常被拿来与社会身份、地位挂钩，因此野生动植物制品多年来价格虚高，这无异于给野生动植物用品市场的恶性发展提供了“温床”。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构建“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然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对于每个怀揣“中国梦”的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能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抵制野生动植物制品。不要仅仅因为“面子”，让生存环境本已危机四伏的野生动植物，再因为人类的贪欲而朝不保夕。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保护生物多样性，就请先管住我们的虚荣心。



## 下跪也求不出好学生

□ 千帆

5月2日，湖南怀化芷江杨公庙学校学生刚做完早操，校长杨文军站到国旗下，突然跪下，流泪劝学生们要好好读书。21日，杨文军表示，此举是新颖的教育方式。校长下跪，能唤起学生的进取心吗？还是跪式教育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在笔者看来，这一跪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反而消极意义更大。杨校长是教育专业出身的，更应该懂得跪求这种方式的“过头”。其一，这种方式有点即兴“表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以让学生珍视学习机会的方法，身为校长当众下跪，要其他老师该怎么办？其二，对眼球的冲击力大于实际意义，即

使有的学生“懂事多了”，也未必是校长下跪求来的，这次学生不懂事下跪了，下次考不好是不是也要跪？学生处在叛逆期，校长跪到何时才是头？

留心观察便会发现，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下跪用得有点多了，无论主动的、被动的，学子仿佛缺钙一般，都成了“跪族”：1月份，江西省于都县汾坑中学一个班级的学生被集体操场罚跪，事后涉事教师被停课；3月份，武汉新洲区城关高中学校礼堂，百余名学生跪着给父母喂了一顿饭。罚跪罚不出好学生，同样的道理，下跪也求不出好学生。我们需要一位负责任的校长，更需要一位拥有科学教育方法的校长。

## 谁来为“套号学历”解套

□ 何勇海

近日，网上出现大量兜售“套号学历”的贩子，声称办理出来的是全国统一招生录取的正规学历，与真学历有同等效力，价格一般在2000至3000元。记者暗访发现，办理的“套号学历”送往用人单位检测，多家单位上网验证后都得出相同结论：此学历为真。

学历造假由来已久，从单纯的假学历、注水学历，到如今真假难辨的“套号学历”，让人不得不慨叹：学历造假技术真是越来越“登峰造极”了。寒窗苦读者，竟于不知不觉中给别人做了“嫁衣”。

“套号学历”的成因何在？除了文凭贩子利欲熏心、无孔不入，有关部门监管失职，学历造假长时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些表象之外，恐怕更与当今社会的学历崇拜休戚相关。

当今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学历崇拜、学历高消费，甚至是挥霍学历的通病，用人单位唯学历是瞻，似乎学历越高才越有能力，而没有学历，恐怕连投送简历那一关都过不了。当学历才是“通行证”和“敲门砖”时，便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购买假学历的买方市场，“套号学历”就成为一种畸形的“刚需”，批量生产“套号学历”的文凭贩子，也就有了生存

的土壤。

因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套号学历”是学历崇拜下的“蛋”，“套号学历”这种畸形的“刚需”，始于一种畸形的人才评价体系。这些年来，“山寨洋文凭”在我国也是大行其道、供需两旺，同样也是学历崇拜导致的结果。

学历造假已成国内最严重的职场乱象之一，严重危害社会公平和社会信用。要遏制“套号学历”等学历造假，教育、公安、信息管理等部门必须形成合力，认真查漏补缺，摸清学历信息泄露的渠道，提高学历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以堵塞监管漏洞；除了要将文凭贩子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一网打尽外，对于使用假学历者也应加大处罚力度，不能仅面临行政处罚而不需承担刑事责任。

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禁止学历歧视，破除学历崇拜，挤一挤“文凭泡沫”，倡导“不拘一格选人才”的风气，让真才实学者有用武之地。

“套号学历”网上热销，也是对用人单位的一种鞭笞：不能再单凭一纸文凭选拔、录用员工了。一位网友说得好：用人不问能力“问”文凭，是对严打学历造假风的极大消抵，这也是学历造假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深层根源。

## 别等“鬼来电”闹大了才“捉鬼”

近日，一个被称为“鬼来电”的陌生电话引起北京市民热议。市民反映，如果接通该号码，电话里会传出“婴儿哭泣”、“女人尖叫”等怪声，但回拨过去，却显示为空号。5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建议，如果市民接到此电话，可在接到电话的地点报警。

多位市民反映遭遇“鬼来电”骚扰，号码都是“010-67679910”，虽联通公司表示不存在这个号码，有关专家则表示可能使用了改

号器，要想查出始作俑者，“只要通过公安机关，再加上电信部门的配合就可以，在技术上不成问题。”

警方回应说，“民警会记录相关信息，如果反映此情况的市民很多，我们会集中处理。”既然“鬼来电”已涉嫌违法，查处也不存在技术难题，何不赶紧追查？如有市民报警，警方还是尽早、果决掐断“鬼来电”源头。

(转载自《新京报》)